

# 想避暑就来康定

◎周华

这个夏天康定很“热”，这座因情歌而闻名的山城，被来自各地的车辆和人们“挤”得水泄不通。每到华灯初上，小城的激情被点燃，溜溜跑马山下，熟悉的《康定情歌》伴着浓浓的烟火味，成了小城最迷人的风景。

有人自嘲说，自己是被抖音“骗”来康定的。其实不然，在滔声震天的折多河畔，在小城最流行的“披肩装”浪潮里，那些本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景点，在数以亿计的视频推动下，自然就演变成一处网红打卡地。于是，那首耳熟能详的情歌不得不乘着抖音的翅膀，又一次从横断山中飘向远方，引来更多的人驻足这座浪漫的小城。

其实小城的浪漫，不仅仅在于一首情歌和几处景点，而在于小城的包容与气度。三山夹峙、两水中流的康定，本来是一处狭窄之地，就是这样的地形，却把情歌文化、茶马古道文化、民族文化连在了一起，就像折多河与雅拉河交汇处的那座桥一样，一桥鼎立、四通八达，来自各地的人们在那座桥上行走、经商、经营生活，把生活演绎成一道风景，把风景谱写成一首歌。

还记得有一天曾在桥上邂逅了一位街头艺人，那天晚上，他正好用萨克斯在演奏《康定情歌》，熟悉的曲调在他的演奏中倾泻而出，正在吆喝的商贩们情不自禁地停下吆喝，南来北往的人都成了他的观众，为他的精彩演绎喝彩。

一座桥上流淌着迷人的乐曲，另一座桥上则洋溢着熟悉的菌香，生活就这么被一条河连接起来，一头写满憧憬，一头写满现实。除了气候的原因外，康定的火爆多少与其丰富的物产、深厚的文化有着一定联系。这里有无污染的黑猪肉，有菌中之王松茸，有纯天然的山桃，有琳琅满目的土特产。这里有张大哥和李大姐的爱情故事，有溜溜跑马山，有久负盛名的水井子，有二道桥温泉，还有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和盛夏无暑的惬意。可以这么说，每一个来过康定的人，都会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都会在这里写一首关于自己的诗、拍一个自己中意的小视频，然后再计算着自己再次

来康定的日程。

康定城最热闹的地方，可能非情歌广场莫属。每天太阳落山之时，也是情歌广场苏醒的时候。在音乐的召唤下，广场迅速汇集成人海洋。伴着悦耳的音乐和凉爽的天气、迷人的灯光，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。与之相邻的跑马山上，那些藏在林间的“星星”和“月亮”则在窃窃私语，就像一对对亘古的恋人，在岁月的轮回中见证着小城的昨天和今天。更有现实中的情侣，面对巍巍跑马山、滔滔折多河，许一场异地他乡的山盟海誓，把温暖的场景定格在情歌之城。

小巧玲珑的康定，最有趣味的还是桥，彩虹桥、将军桥、公主桥、三岔桥，每一座桥都是一首诗、一幅画、一个故事。有人曾把将军桥比喻成康定的春熙路，而在我心中，这里远非春熙路可比。近可闻安觉寺梵号钟声，远可观郭达停云听子耳樵歌，足可踏玻璃桥感知一水东流，心可溜溜溜溜城回味古今。累了可品千年茶马古道的茶香，渴了可尝藏家酥油茶的味道，乏了可冲一杯西游咖啡，洗一路风尘，继续在喧嚣的国道318线上聆听沉寂在岁月深处的悠悠驮铃。

避暑是夏天避不开的话题。康定的夏天有着令人惊讶的清凉，最高气温总在二十六度左右徘徊，整座城凉风习习，就像一座巨大的空调房。没有讨厌的苍蝇蚊子，没有让人心生睡意的蝉鸣，更没有汗如雨下的炎热。盛夏的康定，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避暑天堂，她温婉大方，内敛豪放，既有都市的车水马龙，又有高原的静谧安详。

康定，一座温暖的小城，你一生中应该来一次的地方。你可以登跑马山、游木格措，在折多山上撒下寄托梦想的凤马，把生命的足迹印在新都桥的光影里。

康定，一座美丽的小城，你可以牵着爱人的手，朝拜圣洁雪山，畅游俊美草原，把自己沉浸在安静的小城，寻找诗与远方，任自己的人生写满浪漫和柔情。

想避暑就来康定吧，相信这座秀美的小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

## 趣味植物

◎董国宾

住在乡村的时候，我的日子就掉进了植物丛里。不知是一株株神奇的植物拴住了我的心，还是我走进植物的王国里自己不想走出来。自从学会走路的那天起，我就对身边的植物产生了萌动和好奇，并一步步在植物的大园子里乐陶陶地神游与趣思。

猪笼草真是个神奇的植物，也最能让我专注地不去想其它事。我一看到它那优雅美丽的样子，就抬不动腿了，不挪窝地在那里一站就是大半天。那会儿我几乎天天去山上看猪笼草，一片片猪笼草直扑进我的视野里。乡野间的猪笼草攀援树木，有的还平卧在地面上，每一株猪笼草都能给我送来欢乐和好奇。让我走进神奇和想象世界的，是猪笼草上面悬挂的一串串“小笼子”。“小笼子”红艳夺目，光灿灿不说，那一串串不会走路的“小笼子”，竟能吞吃飞来飞去的小虫子，真是奇妙极了。我走过去仔细瞧，当一只只小虫子一掉进猪笼草布好阵的笼子里，上面的小盖子就自动合拢，像一扇门紧闭起来。等把小虫子消化掉了，小盖子才自动打开。我常常觉得这样一株植物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又神奇的事物了，它怎会和小孩子一样伸手去抓东西吃呢？还没长大的我索性托起一个“小笼子”，用疑惑的目光使劲往里瞧，只看到里面有一汪透明的液体，但怎么也看不出个究竟来。越看越不得其解，我干脆就天天到这里来，满脑子的好奇与幻想。等个子长高再长高一点了，我方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原来猪笼草悬挂的“小笼子”，是一个捕虫囊，一个圆筒状如口袋一样的物体。它下部膨大，更像猪笼，遂称猪笼草。猪笼草散发奇异的香味，吸引小昆虫前来光顾。待小昆虫滑入捕虫囊，里面的消化液便将其消化吸收。我还知道了猪笼草乃吉祥草，寓意财源广进，生活幸福呢。

每遇见一个有趣的花草，我总是遐思无尽，尽管年幼的我不知究竟，但我看出了它和人一样有灵性。在它的世界里，我的思想总是四处游走，每走几步，就会停下来好奇地想一些事情，想着想着，我对周围的一切，也都充满了无限的眷恋和猜想。那天我一走出院门，脑子里就跳出来一个奇怪的想法，要是有一种花草，如同小孩子手掌一般伸曲自如有多好呀。我这样想的时候，不觉来到村西头的一片草地上，在这里，我果真看到了这样一株草，我高兴得直蹦。接下来，我的大脑思考了一连串古怪怪的事情。我一缓过神来，又将小手在那株草的叶子上轻轻一碰，小叶片又开始收缩，细枝细条也垂下来，最后一片片小叶片又合拢在了一起，真像小手掌攥成了一个“小拳头”。我瞧着那株草，咧着小嘴笑起来，先是微微一笑，继而张嘴大笑。灿烂的阳光照下来，我暖暖的心思却挂在这神奇的花草上了。一不留神，那株草紧攥的“小拳头”，又伸开阔达的手掌，叶片舒展开来，慢慢恢复了原状。后来，我终于懂得了那株草叫含羞草，经手一碰，它就立即闭合，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。

在乡间，我还喜欢一种叫作葛藤的植物。年幼的我常常坐在山坡上，仔细端详这种会攀爬、生命力又极强的葛藤。我望着高处，看着一根根葛藤绕树盘绕而上，树有多高它就能爬多高。每每此时，一个个奇怪的想法就溜进我的脑子里。我总盼望疯长的葛藤，快快长出翅膀爬上云端，把人间的美好和劳作说给月亮和星星听。我也渴盼葛藤能从云天带回一本写进天书奥妙的书本送给我。我想的最多的，还有每棵树每株花草都能变成会抽穗的五谷，风一吹谷粒雨点般走进各家各户的粮仓中去。我这样想的时候，穿越高空的藤蔓上，一只跳来跳去的翠鸟，扑打着翅膀洒落一串脆响。我猛一抬头，日头已偏西，我咧嘴便笑了。

乡下的时光总能长出花朵，我总不能从乡间奇幻般的植物丛中走出来，萌动的思想也插上了飞翔的羽翼。在童年的步履中，我曾无数次听到，这个世界有我，这个世界从不会枯萎。正在长大的我每走一步，都要吟诵一遍这个明亮的声音。这是梦的寄语，亦是我送给那些充满奇趣、而又生机勃勃的默不言语的植物丛的心语，更是这个世界上一代代代人膨胀的思维与思想。

## 小说连载 荒凉

◎嘎子

“喂，脱了下来吧！”她说，掏起一捧水朝我泼来，泼了我一头一脸。看着我的狼狈相，她哈哈笑起来，笑得毫无顾忌。

“喂，下来吧！”她又喊。  
“我，我不想洗澡了。”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她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抱着胸脯，蹲下了身子。水漫过了她的胸脯，她喃喃说：“我忘了，你是甲嘴。”

甲嘴，当地人对汉族小伙子的称呼。当地人在我做出他们不可思议的事时，都这样说我。哪怕我做了错事、傻事、怪事，这一说，人们都可以原谅了。

那个时候，那种环境，我再傻呆在温泉池边，不脱了下水，就说明我心中有鬼，装满了很邪恶的东西。我脱了鞋子袜子，外衣内衣……汉人的东西就是那么复杂。我站在水边，还穿着三角内裤，那是我有什么也不肯脱掉的最后一层皮。水真暖和，水底铺着一层软软的细沙子，当水淹没我的脖子时，我高兴地对达瓦拉姆说，泡在里面真舒服。

达瓦拉姆也高兴了，朝我走过来，说：“你会不会游泳？”

我说：“会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在锦江中泡，那是流过我家窗前的一条平静得无风无浪的江。”

她说：“你游给我看看？”

我说：“这水太浅，不好游。”

我游了，游的是蛙泳。这浅浅的水只能游蛙泳。她也游了过来，说我游泳的样子好看得很。我看着她，说：“你也会游泳？”

她说，她很小的时候就在雅砻江岸边游，有一次还差点让湍急的江水冲走了。她的父亲、母亲为此事把她反锁在屋内好几天。后来，她受不了小伙伴们喊叫的诱惑，用一根结实的牛皮绳从窗沿吊了下去。她和小伙伴们又快乐地朝江里跑去。

她冲我轻轻一笑，说：“我小时候是不是挺捣蛋？”

我说：“真该淹死了你。你就不会把我骗到这么舒服的泉水中来了。”

她没笑，像想起了什么事，眼泪在眸子中打滚。她说：“这个时候，我很想哭。”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，看着她阴沉沉的脸，我的心也有了层阴云。

空气中有了夜的颜色，像清水滴了一滴墨水，渐渐化开了，水也染成了深蓝色。那墨还在向四处漫开，天空也暗了，一轮弯弯的细月挂在山顶，像一片银色的羽毛，向上漂去，漂上山顶便不动了。我说，我们还是洗快点，天黑尽了，我们连家都回不成了。

她没动，说我也同她一样躺在水里，只躺一会儿。我躺了下去，波动的水在耳边咕嘟咕嘟地叫。她的手又伸了过来，抓紧了我的手。她的手指在我的手心内颤动，很像一颗小小的心脏。

她说：“你别笑我。我想起雅砻江，心里就难受。”她说得有些伤心，我能感觉到泪水从她的眼眶中滚出来，顺着光滑的脸颊滴着。

她说，三年前雅砻江夺走了她父亲的生命。她父亲虽然对她管得很严，却从来没有打骂过她。她也很爱自己的父亲。

她说她父亲是当地很有名气的琴师，曾经在西康省会康定跟一位法国传教士学过拉小提琴。后来，在甘孜县文化馆教乐器，也为民族艺术团演奏。那一年，他不吃不喝躺在床。母亲以为他病了，把治感冒的藏药粉给他吃。他拿着药，对母亲苦笑了一声，把药全倒进了嘴里，就躺了下去。母亲以为他睡着了，就出门去买些吃的东西。回来后，床铺上已没有了父亲的踪影，枕头上放着一把小提琴，是父亲珍藏在箱底的小提琴。母亲预感到了什么，冲出门去，没有了父亲的身影。有人告诉母亲，看见父亲正朝雅砻江边走去。母亲慌慌张张来到雅砻江岸，那里也是空荡荡的，只有阳光烤烫的沙滩，一江沸腾的黑水。

几天后，在下游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母亲老远就认出那是谁了，还没走拢就泣不成声了。

母亲从来都不对我说父亲的死因。我问：“父亲不会游泳，怎么会到江中去呢？”母亲说：“他是想捉一条背脊上有红色斑点的大鱼。”

母亲不说。我还是从别人的闲谈中，知道了父亲的死因。那一年，清理阶级队伍，查出父亲和法国传教士的关系，硬说他是暗藏的外国间谍，要他回家写交待，并不准他再摸提琴了。他是想不通，才向死亡走去的……

吹凉风了，我与她抬起头来，风刺进了骨头，背脊都有些刺痛。我与她赶忙擦拭干净身子，穿好衣服，她的脸才红润起来。

她叫我仔细听。我屏住呼吸，除了风扫过池水的哗哗声，真不知道她叫我听什么。

她说，这里能听到江水的声音。我仔细听，真的听到了轰轰隆隆的声音，很像机器运转的马达。她说，雅砻江的水很急，流动起来就是这种声音，这里离雅砻江肯定很近。

我看着越来越黑的天空，有些担心起来，说：“天都快黑了，我们能不能赶回去？”她看看天空，也说：“这时候，去穿沼泽地，除非他有金刚护法的保护。”

(未完待续)

扫一扫  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